



皇明輔世編總目

一卷

李韓國善長

劉誠意基

解學士縉

楊文貞士奇

楊文敏榮

夏忠靖原吉

顧總憲佐

周文襄忱

王忠肅翱

于肅愍謙

王忠毅驥

二卷

李文達賢

王莊毅竑

商文毅輅

項襄毅忠

彭文憲甲

余肅愍子俊

王襄愍越

劉文靖健

李文正東陽



王端毅恕

三卷

馬端肅文升

韓忠定文

四卷

楊文忠廷和

王恭襄瓊

李康惠承勛

五卷

胡端敏世寧

劉司馬天和

毛司馬伯溫

田文成守仁

徐文貞階

六卷

翁司馬萬達

楊襄毅博

曾襄愍銑

胡少保宗憲

晉陵

唐振芳子久

全較

陳咨稷度辰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目

李韓國善長

劉誠意長

解學士縉

楊文貞士奇

楊文敏榮

夏忠靖原吉

顧總憲佐

周文襄忱

王忠肅翱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the name 顧總憲佐.

Large area of faint, mostly illegible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secondary list.

于肅愍謙

王忠毅驥

唐振芳子久

晉陵

陳咨稷度辰

全較

謝文煥

謝文煥

謝文煥

謝文煥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目

李文達賢

王莊毅竑

商文毅輅

項襄毅忠

彭文憲時

余肅敏子俊

王襄敏越

劉文靖健

李文正東陽

王端毅恕

唐振芳子久

陳咨稷度辰

晉陵 唐振芳子久 全較

陳咨稷度辰

劉忠宣大夏

馬端肅文升

許襄毅進

韓忠定文

楊文襄一清

皇明輔世編卷之三目

馬端肅文升

劉忠宣大夏

許襄毅進

韓忠定文

楊文襄一清

晉陵 唐振芳子久

陳咨稷度辰

全較

曹振芳

刺杏

晉刻

曹振芳

全錄

楊文忠

梁文康

楊文忠

梁文康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目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目

楊文忠廷和

梁文康儲

喬莊簡宇

王恭襄瓊

彭少保澤

張文忠孚敬

李康惠承勛

唐振芳

晉陵

陳咨稷

全較

李振惠承順

張文忠平端

晉劉
劉咨稷度辰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目
李振惠承順
張文忠平端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目

胡端敏世寧

劉司馬天和

毛司馬伯温

王文成守仁

徐文貞階

晉陵 唐振芳子久
陳咨稷度辰 全較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目

翁司馬萬達

楊襄毅博

曾襄愍銑

胡少保宗憲

晉陵 唐振芳子久 全較

陳咨稷度辰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李韓國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事稱。里中事推為祭酒。至正辛卯，劇賊起汝潁間，淮南北俱大震。善長知天命將改，思得明聖而佐之，未有所遇。甲午七月，會高皇帝為濠帥，子與大較，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南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聞其為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竟日皆合。上大悅，遂收以為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較，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為闕通。」

創立大業
以人和為

要

是兼疏附
奔走之任

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為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為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為上布款誠。使皆得自安。而中有以事相錫。羸者委曲為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上從容問曰。四方戰爭。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蠅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帝同受山川王氣。能為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

古人自度
其身如此
慎也不自
誣亦不多
讓

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餽餉。或可倣何。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材。顧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善長聲稱聞子興。時子興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乙未。謀取和陽。王命張天祐。耿再成等往。復命。上率善長等助之。既克。上總和陽兵。謀計出諸將右。諸將不悅。善長又曲為調護。使不為異。時元眾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侵軼。上屢破之。時出擊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上悉俘其寨歸。而元諜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

其人自笑

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屢屢握美，令執戈者屈矣！俄而子興死。上代總其兵，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楫不利，不足以爭江左。姑小戔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者，以舟師萬餘，糧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與國翼天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下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將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悉欲置之法。善長力捄，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公，署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

儼一鄴侯

領省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宋思賢、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決。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命將四出，轉調兵餉，未嘗有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人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更速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其何以處？先破友諒，則東虜膽落矣。善長曰：善。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叅政寔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

根本重託
第一要義

卷一 要錄
外本重訂

因利自然
得之管子

帖服居民安堵尋奉。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丞相時猶仍元制
尚右故偽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
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
推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局湖廣開鐵冶定魚
稅雖若繁悉而裁取有衷民不困國用饒。上與諸將計討張士
誠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饒蓄積請緩之。上不聽卒用大將軍達
言破之善長乃力請。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土尺而
成大業比肩之孽剗削且盡不以此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
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若棄屣
我安能復做之令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汲汲大將軍

亦鄴侯事

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
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以善長為左丞相。上從容謂群
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最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
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
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
北伐及徇東南州郡。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
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
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
即位儀上之。上御新宮告於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為臣之
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即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為帝躬上册寶於

此則鄒侯
所不及

太廟尋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術通古今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任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奏禁淫祀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先祖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

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白雲巫覡持禱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命監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是時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左丞相楊憲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上命群臣按治憲伏誅時大將軍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專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

此漢高所
以定鄒侯
功第一也

何能和人
錫羨而不
能自和也

此視漢高
勢苦鄭侯

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朝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謔。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量然意思不能平。參議李飲冰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且黥其面。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梟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梟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劾。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塚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茗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

意遠矣

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伸佑皆爲群牧所官。仍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艷之。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園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

何憤至此
自古功臣
多謀于不
可復爲之
日何也

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鞫獄，具謂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曰：「苟成事，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請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臣請

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謂軍門曰：『有天日矣。』是時吾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善長奏還儀仗，所旣而仍給之。時左大夫陳寧伏法誅，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議自善長已賀滇南平，又預議文臣贈封蔭敘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所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簡飭其下。

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謀反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

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尉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侄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侄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

皇明車世紀
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此善長之所熟見也。胡乃身見而以衰勅之年。身蹈之乎。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乃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天意哉。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太常氏曰。經世之道。以人心爲命脉。以儲蓄爲元氣。名將勁兵。迺

其次矣。仲尼於兵食信三者不得已而去。輒曰兵有以也。夫李相國從。高皇起兵。能俾將士民人不貳不謐。轉輸餽餉不擾不乏。則勇者効力。謀者獻能。率階之矣。矧一代制作多出其創立乎。其封賞在中山誠意上。非過也。其功真與鄴侯並。不待鄂君之言而定爲第一。高皇之明。出漢祖上遠矣。獨大紳之疏。不及王衛尉之當機。惜哉。然蕭相國之後。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則天子復爲求嗣。韓國一敗不振。其於天意何如也。豈其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有以自取耶。

劉誠意基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英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受濂雒之學於鄭先生卽得其旨鄭語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一日而返之悉闔記矣其人驚而歸基書基笑曰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曰子魏玄成流也英特過之進賢有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悉以授焉基爲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強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簡案盡得其陰私前簡官以罪去噤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

誰謂成大
事者不辦
細務

何其露也

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
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嘗游西湖有黑雲起西北光射湖水
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
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遜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攜飲湖
亭沈醉而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
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爲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
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
左丞貼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
所赦計獨有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
懼陰賄基基却不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賂

惜乎不遇
地上老人

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善持威福
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
殺門人密理沙曰先生自負若何而與匹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
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遊必有記又多
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
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患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
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
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
判基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
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

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保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航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勾踐業也基歎曰生平惡方氏張氏刺促狐鼠今乃倣之耶會高帝已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高帝而會上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毋爲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葉琛吾西湖之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上欲發兵禦之衆恒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趣召

此與魯子敬却魏策同

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言乎基曰先斬言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伯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可斬也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酌基基勿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豎牧耳奉之何爲遂不拜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將攻友諒於江州基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破之必矣上大悅遂攻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其

反子房下宛之策用之亦勝審其勢也

城。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蹠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曷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使其部將鄭仁傑請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倚所坐胡牀。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一夕而定。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

畢。輒爲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葛爾方氏。不爲寶融。當且爲田橫。而方氏數畏基。甲詞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相文忠時爲帥。奮欲擊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基復趣之。至其所。則空壁矣。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旣還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輒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

囊中物耳。會友諒復攻圍南昌。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俞通海以湖有深淺。舟苦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賊上流。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先是一日與友諒鏖戰。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速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晌。舊舟已為敵砲擊碎矣。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破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弗如也。初。上之援安豐也。基諫勿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偽漢圍南昌。上謂諸將曰。為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

文成慮當
在此何不
力爭

文成密計
多不傳史
稱曲逆六
出奇計世
莫之知君
相密謀即
事後有不
可泄者

默移

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時。偽漢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上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也。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於建寧。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眾也。而傳以土得眾。且得土也。應在三月。上為停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放歸里。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以大土且有誅。修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

可謂... 其... 山... 海... 文... 容... 十...

回天意。上許之。眾乃安。大旱。上特命基諭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基最為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參政張杲寵相。輒猶侈大宮闕。以明得意。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杲色動。心怨基。乃使其腹心齊翼巖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杲先坐事。誅司天臺災。翼巖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皆取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者。上怒。而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杲指狀。磔於市。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册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須劉伯溫也。時

知人與仲
父等得相
道

與仲父論
鮑叔同文
成終不為
相

左丞相善長貴盛。基獨每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為上言李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基叩頭曰：為巨室者棟必大。即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為室憂。上乃解一日。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不以已與。乃可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用之將債轅破犁矣。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

高皇亦終不相之何也

此與武陵峻法同

其可也。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懷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且素暱之大恚恨俟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僂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鑿青田時上再幸鳳陽不能無書繡意欲建爲中都而銳欲出塞滅王保保基瀕行謂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敘基勲伐召赴京師命兼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陛下乃

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上知其誠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勲級猶二品而祿二伯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復優詔答之又嘗爲手書問以天象基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基又嘗爲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嵯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簡司以控扼之其奸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陰持其窳基使子璉上書奏之併請治郡縣豪滑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

真識時務

事銜基舊語會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劾基以淡洋地有王氣欲購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奏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辯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俄代廣洋爲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卽驗如蒼生何遂悒悒不樂以至屬疾惟庸覘上之念基怠乃陽爲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其藥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亦不信也又三月寢劇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母令後人習也旣而遣御史至基家取諸書璉遵父命藏

石室御史至悉取授之從御史赴闕述父遺命上喜欲官之以未終制辭又爲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用寬猛宜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先是上嘗與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成敗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視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繇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矢

石觀戰陣之事。闔闢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則義形於色。上察基誠。任以心膂。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有緩亟。勇氣奮發。揣摩事計。多中策畫。立就外人莫測。上威嚴。惟基抗言不顧。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爲營揀得免。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基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功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恩禮後亦漸薄。人以其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

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府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太常氏曰。世咸以劉文成儼張文成。卽高皇亦謂爲吾之子房。弇州獨以明哲少之。余嘗謂張文成叩而後應。迫而後起。苟可袖手不難。旁觀劉文成。知無不言。亦無不爲。卽處嫌怨。不復顧忌。其作用故相懸矣。張文成師道也。出世之學也。故其言曰。掉三寸舌。

皇明車十
為帝者師劉文成臣道也經世之學也故其言曰十年後有英主
出非我誰名世者各有攸當焉雖然使張文成而不遇圯上老人
亦一劉文成而已當時識者以魏玄成許之良有見也要之以為
其身吾從張以為其君吾從劉乎少以圯上之教濟之身名其兩
全矣

解學士縉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幼穎悟絕人五歲教之書應
口成誦七歲賦詩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
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
一年會試禮部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
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喜授綸禮部祠祭司
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數召二人議
論考其所學一日寓大庖西室諭縉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
以聞縉上封事曰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

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卜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陶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毋自挾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

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邇聲色，不爲游畋，旣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于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好善而善不顯，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諸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

孤識陋蠅集，一時鬼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簡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闕閩濂雒之佳葩，根寔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六經缺而禮記出于漢儒，踏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

代之因仍肇啓。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豈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闈。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又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功。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業。驅之使復。于人倫。經咒之妄。火之俾絕。其欺誕斷。瑜迦之說。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

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惓惓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孜孜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竊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詰

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每聞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

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非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揀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佈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嚚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鐏，暮擁冠裳，左秉筐篋，右綰組

符剔履之賤。袞繡魏峩負販之庸。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
忱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
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
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
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
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
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
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
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

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執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
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佈之天下。世臣
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
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亟務
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
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
必不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
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
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有所
謂某仙某神。孚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瑤王從珂已焚之。

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誕，謾恍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纒絲有稅。旣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裨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

反重。此文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較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

連坐起於秦法。孛僂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令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合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擊蹠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

勵。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上覽之喜。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縉。上顧稱縉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縉。少年得上意。乞改縉御史。使遠。上縉在臺。尚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徽所嫉。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構害張梟。怙勢恣橫。諸道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泰切齒恨縉。縉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上憐縉。慮其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汝歸且盡心於古人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大用爾未晚也賜之以
鏹又命縉修正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留中縉歸
家八年上崩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
謫河間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林待詔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以
來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縉徧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
靖難後召縉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
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縉侍讀不數日陞縉侍讀學士七
人並直文淵閣以縉爲首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永樂二年八
月己丑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
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

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
管此心爲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重修高廟寔錄充
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上寵縉信用賞賚輒
與六卿等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
建儲皆言高煦有扈從功上不謂然密以詢縉縉稱世子仁孝
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
曰已喻逾年册世子爲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
議頗泄丘福等謗縉泄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
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叅議李至剛劾縉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

弁州考誤
謂解以請
鑿章江水
忤旨又
之竟以舊
憾益死與
傳不同

奏事南京會。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縉職。上出塞遠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縉并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月縉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仁宗時以宮臣得為叅政尋亦謫遠郡。初成祖寵信縉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寔封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能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理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因問縉

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卽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妻子還鄉官其子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其沒產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蚤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闕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濶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卒與之無勅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

劉直公
其徒事也

其封事似
陸宣公

新意叠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
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太常氏曰：解學士今之賈太傅也。雖其文或不及治安而不恤忌
諱切中時弊，則不可以優劣論也。至其力定儲位，破丘福等之謀，
評薦人才，灼蹇義等之品，定力定見，卓然不群，俾得盡其猷，爲豈
當在文貞諸人下也。奈何以高皇文皇之聖主，以學士之所承
之知眷，卒不免抑鬱以死，其慘甚于賈生。大學所以深恨於妨賢
病國之徒，而放流迸逐之必亟，有以也。雖然，少年而不善用其才，
則兩君皆不能無過矣。

楊文貞士奇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年十三通舉業，爲
鄉里師。有觚生攜書數冊過館，下色悽甚。士奇問故，云有老母不
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
貢守儒者，重士奇，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士奇道
令平恕，邑有寃囚，士奇爲令言得解，囚懷金謝，士奇曰：吾以教爲
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聞，辭不受。已而遊楚中，艤鄂渚，登黃鶴樓，與
蔣立恭遊，恍然有幽人貞士之志。楚人皆向慕，諸楚中吏爭欲薦
之，士奇輒辭。建文初，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於朝，徵
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會修高皇帝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

方孝孺亟稱之。奏爲副總裁。仍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
奏士奇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入
直時。初設內閣於東角門。卽令同解縉等入直。陞侍讀。士奇有經
濟才。廉靜寡慾。文學蘊籍。上嘗諭之曰。朕知汝文學。親擢至此。
汝但盡心。勿自疑畏。士奇感。上知遇。蚤夜盡職。永樂二年。仁
宗爲皇太子。以士奇兼左中允。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
義於上。上前覽畢。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
皆具。士奇因奏。二帝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
道。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証。
庶幾易入侍讀。王達講易乾九四。舉儲二爲說。皇太子疑其言。問

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卦中
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
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皇太孫
勤於學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士奇與蹇
義舉儀智。士奇曰。儀智明道理。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
未見其比者。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
言元正日。令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
宋儒。士奇請燬季友書。上勅行禁錮。季友至饒。大會藩臬郡縣
吏民。撻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
南土簞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視。無士奇名。

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對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無他意。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本年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玠所間憂鬱成疾。勉強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士奇進曰。臣觀賜病數日。但未敢卽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怪賜無神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下。上聞士奇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尚書

虛受大臣
所最難

觀之。兵部尚書鄭僑私語士奇曰。請以有字易白字。士奇善之。衆議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士奇對曰。國家大體。當用僑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屬意用之。七年。車駕巡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唯據理而行。皇太子聞而笑曰。此兩言皆是然。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時。東宮專意文字。因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爲君者不可不知。爲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

衍義爲治皆苟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命贊善陳濟較正。因諭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汝其勉之。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酌百王除克，報千古之作，所尚者伯力，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陳後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經講道之外，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有可觀，非但文字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亟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德行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九年，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汝輔東宮，果何如？士

奇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無藥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晏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邁，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上悅。十二年元旦日食，請罷朝賀，時議有不同。士奇援宋仁宗之悔，力言之，得免。秋，上北征，還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罪也。士奇至，上親

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下士奇錦衣衛領繫尋宥之。初高煦受封開國雲南，以不欲遠去，辭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上北京，懇還南京。十四年，上在北京，聞其有異志，召問隆平侯信，還京又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問士奇，士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北征，惟欲留守南，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削庶人兩護衛處之樂安州。至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子太孫及諸王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衆疑未有言。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

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分列兩旁。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既行禮少頃，上遂以宸翰與士奇，至今存焉。是年上歷代名臣奏議十五年，東宮令士奇爲周易直指，置齋閣中。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士奇錦衣衛領繫，逾旬釋。士奇事長陵久，歷陞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二十二年，大行皇帝初至京師，皇太子卽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總總爲變。太孫瀕行，請印識。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亟，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卽納上。皇太子卽取授太孫，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

汝此說事雖出於從權亦事機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究心吾重用卿二人也士奇曰殿下卽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拾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以爲貶臣二人不應先及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詞色奮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且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文武

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召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聞吾時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執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謝首言北京山東歲賦棗八十萬爲香炭得無與寬詔戾上立減之洪熙元年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士奇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卽吉明日亦不欲出見群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

新主皆欲一睹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循下情。上顧士奇曰：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循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加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辭兵部尚書，不聽。辭尚書俸，既而又賜之。田士奇亦力辭而止。賜天元玉曆賦，尋加少傅。上御右順門，諭士奇曰：近日覺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上曰：然。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間群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

此卿所知也。一日，上出章示諸大臣，言海內治平者，諸臣皆以爲然。士奇對曰：陛下恩澤雖已覃敷，流徙未歸，瘡痍未服，人尚艱食，更須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曩與卿輩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無失，生民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有慚色。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忤旨，後已陞爲湖廣副使矣。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卽命都察院逮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黜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上卽位以來，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免謙朝，群臣恐懼久之，無

復敢言事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怒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因召謙爲副都御史。大理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宜密奏，不當朝班對衆爲賣恩。又言其屬少卿楊時習先導之，而謙不從，遂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選時習爲卿。尋以士奇力言不可，復謙大理卿，而改時習爲交趾按使。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

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士奇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而人脆弱不能控制，立眎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

一五十一
欲以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畜馬不
便。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但馬已領者當何如。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主
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
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與言。上實曲爲調劑。以和輯之。
得安其位者。上力也。上坐西角門。召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
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皇上俯恤民
窮。誠出聖仁。若斯事。亦可令工部戶部與聞。上曰。始徐之。拯民
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挾不決之意。
卿等始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

卽命用璽。已遣使賫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
免之矣。四年。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
對曰。未見。上慘然曰。昨觀紫微垣有事甚亟。此天命也。嘆息而
起。又明日召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
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三人亦流涕。慰
上。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賜士奇楊貞一
印。閱月。上崩。景陵卽位。士奇首定南北取士法。會試南十六北
十四。後又各減五名爲中卷。先是仁宗既有此議矣。至是乃定。宣
德初。漢庶人反。上親征。擒庶人。師還。陳山迎上。乞移師彰德。襲
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

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上領之命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寔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及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謹防之亦可無疑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言白上上竟不懌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

正論

召賜金幣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何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與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遣袁容及劉觀齋以示之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始息上宮中覽黃福言漕事便宜喜福有經畧卹民隱出其章示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

奈何文貞亦畏其正直

憲安新附具有成法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且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二年安南反黎利矯稱陳氏有孫嵩在乞立嵩上密示張輔輔曰此利譎詞當益發兵誅此賊輔退又召問蹇夏皆對曰利不可信祖宗疆土不可棄蹇夏退又召諭士奇及楊榮曰輔義原吉云云榮對曰發兵之說必不可從

趙藩事二楊不嫌異安南事二楊不嫌同皆以國是為心也

不若因其請而立之可轉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罷棄珠崖前史以為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賜二人飲明日出利表示廷臣遂赦交趾擇人使之召諸大臣入議蹇義力薦伏伯安上顧夏原吉云何對曰不可義曰伯安有口才群臣不及上又顧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三年斥都御史劉觀上諭朝臣貪

晉以回身
學不繼同
交前事二
對不繼
既派事二

濁奈何。士奇對曰：貪風始於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故。對曰：十五六年後，文帝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托賄賂，公行無忌。仁宗嘗諭群臣，惟吏部侍郎師達、廉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卽顧楊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儆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倣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倣之。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觀去誰代觀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楊榮亦稱之，遂以顧佐為右都御史。詳見顧傳。五年春，上御齋宮，召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効忠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

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兩事。上曰：汝所知具言之。對曰：百姓積負薪芻及採買諸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不問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買納。該部只當派於產有之處，不許一槩混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感召災傷，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

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盈路。當命官察治。及分割戶下之半放回。單丁皆免。老弱無丁者除其籍。上嘆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勅，明且頒行。詔下，民大悅。是歲清明，上奉太后謁陵，召見士奇等。太后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固祖宗福佑國家，亦惟卿等贊翊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文綺。後還京，士奇嘗獨對。上曰：日者陵上，汝等謁太后退。太后爲汝言先帝曩在宮時，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汝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

樂，後竟從汝言，以不敗事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又諭朕，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願陛下念之。是夏，上立文華門，召士奇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餽。榮榮大負。朕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塞阨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願爲榮地耶。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六年秋，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士奇家，比出門，止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伏地，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昧中，誰識至

得大臣體
與劉文成
同

同
真隱文九
卷六十四

尊萬一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車駕今夕出外。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明日遣太監弘問。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天下平寧。止時一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捕盜較尉變服如盜入。盜不疑。以謀告。遂為所獲。士奇嘆曰。士奇言不虛。遣弘賜金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汝。蓋先是嘗有以天下太平勸。上微行。生日得賜鈔馬。故有是。

言七年。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汝南齋宮。論寬恤事宜。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卹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還追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上曰。今再下勅。寬卹舉此為第一。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上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卹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言路。數事為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年來吏員太冗。

更不費文

定策妙手
更不費力

多有昏愚宜考選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智謀勇幹者亦宜察舉。極刑之家有賢子宜行進用。上曰：此事皆可書勅頒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聞見不廣，更願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不可多令人知，恐勅諭未下事已徧傳播於下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同濙議增數事進呈。上允之。上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乎十年上不豫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藉籍。士奇楊榮、英國公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皇太子卽叩頭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皇太子卽位，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朝廷大事白於太后，然後行，委任士

奇士奇乞屯田以省漕運，又乞開經筵，選簡侍從，加少師。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寔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太平，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賊犯，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冬，士奇

小人言及此等事即以爲迂偶一爲之亦虛文耳不知此實安民之本也

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皆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悉出官鈔糶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歛。又用其地宜開浚坡塘修築圩岸開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災凶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選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積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時遣御史清軍士奇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亟於防守。而所任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堃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與璽書展墓。迨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獨遺慎獄。休養民生。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上亦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士奇雖欲侵權。

稍自飲載六年，麓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希振意主征之。士奇爭之不省，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叅之。士奇因贈詩有懷忿忿遺圖之句，蓋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為南方之大病。初，胡后賢以無罪廢為仙姑，是年哭痛。張太皇太后而殂，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儀。時士奇臥病，命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后禮殮葬景陵。」眾曰：「此非內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對。惟曰：「後世罵名，諸臣畏。」太后議以殯御禮葬，言雖不行，多直之人。年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翰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上優旨留用。九年，士奇不自安，英宗賜之藥，曰：「卿歷事祖宗，實維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弼贊，厥勞尤多。」

卿子既乖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又在朝廷處嚴密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藥等事與啓。太后命史官修建文一朝實錄及施收方孝孺片言一字之禁之類，雖事秘不傳人，知其為能言者。又存心忠厚，急於為善，自布衣時篤念戚屬，周恤急難，取舍行義，卓卓為人稱道。為相識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為本，然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長，不求其備。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群臣有譖毀非辜者，必盡誠為之伸解。有恣肆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寔，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

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著有沙羨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太常氏曰。時有常變。道實因之。人有處常遇變。才實因之。御變之道。不可以處常。猶之處常。道不可以御變也。然人知御變之才。之難也。而不知處常之才。尤細且密也。不可以喜事之心。生事。不可以無足爲之心。施事。蓋保泰之道。固然矣。文貞當治平之世事。聖哲之主。居論思之職。孳孳汲汲。將美彌違。惟日不足。若釋趙藩之深疑。定少主之浮議。皆以無事處事。未嘗有纖芥功名之念。其他雖瑣尾細務。皆盡言力諍。不得不已。泰之訟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文貞有焉。其錫福于當時。真有元吉之祉。天下猶不盡見也。其亦我明之元臣歟。其次則李文達。劉文靖。稍近之。又曰。傳稱文貞忠誠結主。嗟夫。此古今相臣第一義也。世未有君相不同心。而能措天下於治平。又未有不以忠誠結主。而能使君臣同心者。或曰。文貞所遇皆聖主。不難於相結。庸君世主。納約其難乎。余觀易臨之之復。曰。咸臨。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也。夫所謂結主者。豈以諧媚爲言哉。其說在顏闔之傳太子矣。惟庸君世主。而能結之。斯爲貴爾。

楊文敏榮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閩建安人、方爲諸生、嘗與同門講學、或論古之名相、皆嘆謂不可及、榮徐曰、臯夔伊周、或不可及、如其他、未
有不可學而至也、知者謂公器識見矣、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
修、靖難後、兵初入城、榮迎見馬首曰、殿下始入城、當先入朝乎、
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旣而召榮、謂非若言、幾誤乃事矣、
由是寵遇、遂隆、旣而召七人入內閣、榮年少、最警敏、上爲更名、
榮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亟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榮赴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汝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採榮曰、不
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

虜性實不
便又處內
地

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防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召榮以書示之曰。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又告鄉民嘯聚先遣行人撫諭。又遣都督韓觀宜有勞勅。榮讀章曰。計發奏時觀尚在途。奏言嘯聚者已復業。觀不得論功。上從榮言。當是時內艱初平。危疑未戢。榮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日無虛晷。進修撰數月。陞侍講。永樂元年歸省。二年。七人侍。上勞曰。天下事朕與卿等相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榮每召侍。終日隨問隨對。無不稱旨。而事皆合宜。時人多謂其警敏不可及。榮聞之笑曰。吾何警敏逾人哉。所以若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自盡其

忠誠耳。又嘗言人須有膽量。而後克負重任。然非志行正大。則不能稱其浩氣也。立太子兼諭德。尋轉庶子。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畧甘肅邊。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回京。奏對武英殿。上大悅。六年六月。聞父訃。告歸。命馳傳以往。旣襄事。乃料簡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弗能舉者。悉爲葬之。孤弱不能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已業畀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長孫俄內艱。會北巡。又起復。七年。榮及胡廣。金幼孜。扈行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脫脫不花來歸。榮復至甘肅。受降。還復命。仍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福寧遠侯。盛陳饋遺。一無所取。上寧夏邊務十事。八年

春從征本雅失里。三月車駕蚤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傳令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而去。榮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陟險，不憚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慰問良久。嘉榮之義，復笑語。金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詎能免乎？」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當然。」成祖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五月車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令衛護，不以隸諸將。特命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乏食。

榮力請召乏食者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鈔散與之。且下令軍中凡糧鈔多者許假貸，回京倍酌其值。由是獲全者衆。九年春始得奔母喪，中使護行北還侍學。皇孫榮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諸皇孫多所進益。皇太子每稱榮忠直而兩坊僚屬亦莫不推服焉。十年守臣朱琥言老的罕叛去，赤蒙古將為邊患。上命榮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略。是冬還，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洹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不足動大軍。上從榮言。未幾老的罕復歸。十一年從巡北京，明

年從征瓦刺時 皇長孫侍行 上令榮三人暇即侍 皇長孫
講析治理榮每遇駐營伺間進講 皇太孫甚嘉之四月駐蹕興
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
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師次大石鎮晚涼 文皇帝坐御幄中召
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曰宜慎擇將竭力屯田將得人則撫馭有
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不精矣 文皇帝是其言
既而 上破虜于殺胡鎮餘虜號哭宵遁榮言軍士久勞請釋虜
罪詔班師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庶子十五年從巡北京時召問
民情榮悉以實對十六年掌院事 上益信任榮時廷臣狎恩多
縱忌榮抗直或發其私會國子監缺祭酒衆共舉榮實欲疎之俾

無乃開閣
臣指使科
道與自草
疏而倩人
上之端乎

不得近 上左右 上曰吾固知其可但求可以代之者衆議乃
沮或勸以和遜含容榮曰吾所言所爲皆吾職之事如欲徇人廢
職則不敢也榮知上不信人言益發府部院十弊爲密章上 上
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爲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
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得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
股票詔諸司即日峻改怙終者不赦旋皆改正十八年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從北征秋還京冬又將西征 上以士馬
糧餉爲慮或言建文中墾江西民兵與饋丁夫十餘萬可征發
上持章示榮對曰 皇上命復民業且二十年復征非信動衆非
仁料兵非勇 上曰善三殿災密閣近奉天門榮奮身直入麾衛

士悉遷御書圖籍。併積歲制勅文書。致之東華門河次。因免於災。又偕金幼孜上便宜十事。其設除雜辦金銀課及禁重獄引例皆奏中所言也。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爲飛語所中。成祖怒欲罪之。榮力解。得免。是年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問原吉等平日所爲。榮諫言其無他。二三入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怒稍釋。寘不問。錢侍郎習禮吉水大族。本練子寧之疎親。一時雖脫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旣入翰林。猶然習禮以告榮。一日獨對畢。卽以其事聞。文皇帝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奸黨之禁。自是始弛。文皇帝謂諸夷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諸生多不欲。輒生謗議。文皇帝怒。將加罪。榮揀免。遂命掌之。榮訓勵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官至五六品者。莫不感榮之德焉。二十一年秋。從行西征。駐宣府軍中。事一切付榮。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宣詔。每稱楊學士而不名。每軍中與大臣議機務。必令榮參決。無不稱肯。是役也。先土于來。歸衆疑懼。莫敢定議。榮請往受降。二十二年正月。大同守將奏虜台侵掠邊境。忠勇王金忠請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上可其奏。四月。詔親征。駕次開平。甲申。召榮與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中有若世所画神人者。告

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于皇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惟陛下留意駕次翠雲屯榮言軍中勞苦宜遣使諭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因遣中官及所獲謀者諭之遂班師榮在軍中一飯不自安畏懼之至容色以悴或曰過矣榮曰皇上冒風露將士久勞苦而我可自安耶浙江巡按御史言浙東麗水與閩政和衆至二千餘人行劫滋蔓請發兵討捕兵部議調防倭兵三千以都指揮張翥合浙福山防寇掠劫兩都司兵進勦榮曰不可愚民或苦有司或苦衣食不得已相聚苟活朝夕耳何敢爲亂寬而撫之當遂散矣勦則毒民益聚不可解願下勅遣一

介撫諭不足煩兵若復頑梗不服用兵未晚也 上命三司招撫果悉順服 上坐帳殿 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孰閑今歸付天下事於東宮朕將老焉榮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 皇上付托上悅次榆木川 上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時左右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遂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鎔之爲柩斂而錮之因殺工匠以滅口所至宜上食如常儀復條畫軍中事益嚴號令竟無知者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與御馬監少監海溥傳密旨甲辰至行在 皇太子卽遣 皇太孫至開平奉迎仍報訃各

王諭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巳酉至鵬鶚谷入御營發喪易梓官成禮命同憲義等議卽位事宜榮首條陳民間不便二十餘事。上命入詔條頒布既卽位陞太常卿仍兼大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學士已而。上知榮軍中倉卒有大功陞工部尚書支三俸榮力辭尚書俸。上不允明年獻陵崩。太子又去南京防奸弭變兩京戒嚴榮急迎。太子入卽位益推心委任榮亦益盡心力承事尤謹復榮家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榮力贊親征。皇太后與上俱難之榮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庭如此臨事可知且彼謂。陛下新主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則先人有奪人之心事無不濟若或遲疑彼得

爲計未可知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皇太后然之遂從其計。選棟將卒及軍中進止悉用榮策。漢庶人遂開門降馬騏亂交趾黎利以立陳氏爲名榮請棄交趾楊士奇贊之詳見士奇傳。是年秋從。上出喜峰塞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去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還陞少傅賜剛直方正銀章先是六月中一日蚤朝罷召榮及楊士奇至文華門命賜食既謝。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又問今日之貪誰最甚

榮對曰莫甚劉觀又問廷臣中誰可掌憲榮曰顧佐嘗爲京兆能
禁下吏政清弊革曰上喜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
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令考察不肖於是御史連章劾
奏觀貪賊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各道則上大怒追觀父子付法
司坐觀重法榮乞貸之上曰爲汝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榮曰辱
之過甚與死等爾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
隨居恩與法兩盡矣上從之數月上念蹇義原吉楊士奇及
榮四人老賜勅褒諭榮又再侍巡邊皆至洗馬林班師裕陵卽位
與楊士奇並進少師正統五年展墓還至武林卒年七十贈太師
謚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

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
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
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賸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榮每候朝日
四鼓以起無間風雪寒暑精力始終不衰立朝歲久凡人情政體
莫不諳練忖度事會動中機括有大論建衆方異同徐一論而定
莫不服其剛明每承命省覽章奏從容人主前進以數語安天下
生民被其利惠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朝事密謀至計
榮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待人廓然無所疑礙惟務揚人
之善濟人於阨遠方下士有材可用推挽不遺餘力由榮薦引往
往致位通顯然卒無幾微德色故中朝賢士群居論當世偉人長

者多歸之榮焉。榮在文皇帝前，多進諫，未嘗使人知之。或舉宋韓魏公不焚諫章之言為諷，榮曰：吾豈敢望魏公哉！然魏公愛君，白其迹，吾以存諸心，不必似也。榮退朝，家居，意不樂。子讓請曰：大人得不以不肖有所累乎？榮曰：非也。念吾職重，思所以報稱。君上而惠蒼生，惟恐不堪，故有憂戚，豈在汝乎？吾恒見有得顯官，輒矜詫自足，未久而隨敗者，蓋亦不少。三代以上之大臣，孰不以怠惰荒寧為戒乎？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將，邊將既受勅，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司主事鄭厚至，眾皆詰其請勅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榮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與會試。榮曰：然則亦朝廷明經進士，豈不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只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眾釋然。時謂得體。蓋榮才識敏捷，多類此。正統間，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士奇謂陳循何如？榮指其座曰：陳君不愁此座，但恐坐不穩耳。後十餘年，果有甘州之行。文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榮，即對以趙府面鼻欹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閩人趙榮漂泊寓京師，一日榮至鄉人館舍，一見奇之，因與語，益奇之，謂他日名位不凡，遂留居於里第。或有勸趙易名以避榮諱者，趙以白榮曰：姓異名同，又何害也。至正統間，以善書薦授中書。十四年，北虜入寇，遂拜鴻臚卿使虜。景泰間，奉使迎英宗還京師，陞工部侍郎。天順改元，陞尚書。

曹欽犯闕。又有功軍功果致大位。一如榮言其善識鑒多類。此所註有北征記。默庵退思二集。靜軒雲山二稿。訓子編。兩京類稿。文廟英武。群臣少能稱旨。凡大事密計。必榮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榮一至。輒霽事。亦隨決。每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士奇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榮一問。即決。眾皆歎服。一日。王振謂榮。士奇溥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後進賢者以報。聖主耳。振喜。令具名。上翌日。即同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士奇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總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出片紙。令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始服。

弁州謂此是後人歸美文

敏語耳。殆非實錄。文敏以正統五年省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薦曹鼐以侍講入閣。其年文貞卒。又三年陳公始以學士入閣。又二年苗高二公始以講學入閣。今謂文敏為此言。而振欣然用之。蓋相去者幾十年。近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錄也。余按本傳。謂次第擢用。亦非謂一時盡用。即十年後用之。薦者之力自在也。顧謂內中一旦出片紙。令某某入閣。以其時入閣。猶未拘翰林耳。何不妙選天下賢才。薦之。乃拘以此翰林三四人為薦。陋亦甚矣。且三四人者。相業俱未有光。徒絕賢者大拜之路。則我輩人三字誤之也。

太常氏曰。文敏之才。真如龍泉太阿。不待剗割。而光鋌已四出。逼人矣。故其遇變。應猝揆事。決策無不中窾。如成祖之喪。秘而不發。漢廢人之變。撲而即平。一時在廷諸臣。孰能先之。其答王振。則長慮却顧者。不能如是之當也。若夫持正不撓。纖患備舉。于文貞不無少讓焉。

夏原吉字維詰，湘鄉縣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原吉往觀，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訶諸生諸生皆謹呼，笑傲獨原吉。端坐儼然，事竣當署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也。」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原吉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有教尚書者，意中原吉。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美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美生獄。

夏忠靖原吉

夏原吉字維詰，湘鄉縣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原吉往觀，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訶諸生諸生皆謹呼，笑傲獨原吉。端坐儼然，事竣當署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也。」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原吉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有教尚書者，意中原吉。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美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美生獄。

自東壩之築宜歛九陽之水不下宜典故

單鐫疏百瀆之說不用矣

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筭生皆棄市。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克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有執以獻。上曰原吉奉公守法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為詳定。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命原吉治之。又遣僉都御史俞吉賜以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原吉。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嘉湖杭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水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湮

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吳江往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茅港直注於江。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

勢終必爲田

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事下原吉。歎曰。民疲極矣。抹死不暇。况重役乎。馳奏曰。車戽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於國。上從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之。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三年召還。掌部事。諭之曰。向以部事付郁新。以淞江農務付卿。庶內外協濟。今郁新死矣。爾其兼之。因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富豪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賈專錢。以

天下事未有不以細心得之

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廩府庫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時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糧數。卽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上益親任之。又定官俸。米鈔兼支例。令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每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史旗軍。並令支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無有蓄積。一時賞賜功臣。賞給軍士。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有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閣。編集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夷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以萬

萬計皆仰給戶部原吉經營綴葺未嘗缺乏及建北都採木運餉者皆令巡視給以錦衣官較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原吉比登車卽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咸悅而事集六年秋八月召還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有二指揮冒支官糧上欲斬之原吉曰罪自有律若真盜何以誅之乃止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旦入朝獨近辰前參決機務朝退郎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駕還召見便殿諭群臣曰夏原

吉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原吉奏曰陛下之教皇太孫遵行之臣何力之有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原吉因取螿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會有犯蹕者太孫欲罪之原吉具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九年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選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月侍太孫居上營後自北還南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兵民晏然時貴州初定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州縣亦各隨地分隸設貴州布政司於貴州總之其布

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叅用土官。十四年侍皇太孫還南
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皇太子皇太孫於南
京。上既久不見。皇太子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
使人。夏原吉進曰。請令原吉往。上問何故。對曰。皇太子久不
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上歎服之。仁廟初聞之。果
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我問誰。啣命左右對曰。原吉。仁宗曰。
原吉來必能爲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上旨。仁宗乃
安。卽與就道。原吉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比至
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原吉。與楊
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上問東宮

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上善之。
十九年三殿災。具言愛民所以敬天。請蠲逋負。及芻糧採辦金銀
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輒言都北京不便。
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誅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
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
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
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當
萬死。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或尤原吉。盡背初議。原
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寔。上憐之。若言官得
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時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每召原

吉語輒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以為不可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義萬乘一屈下必有甚焉者。上乃不出。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山東俘妖人唐賽兒等三千餘人至乃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是年。上議征虜群臣無敢諫者原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死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

言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聖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整邊儲於口北賓懼白。縊遂并籍原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啓厥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俟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汝及至。上問征虜得失其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畧之意命繫于內官監。皇太孫累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霜雨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稍解。仍繫之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繫所呼原吉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曰。

此欲南幸
則前與言
官爭北都
不力者豈
意在南耶
國家非都
北燕雲未
必晏然如
今矣

卿可出視事矣。原吉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即出。太子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復以詔條事宜訪之。乃請賑饑，寬省賦役，罷西洋寶船，雲南交趾采辦金寶香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太子即位，復原吉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被褥，帳咸備。原吉言：臣在繫喪母，不克成服，又未殯，乞賜歸葬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原吉退，上十餘疏，皆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少傅俸。上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

巡撫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溫言，人猶感勵。況今實受恩，敢昧死報。但願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況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之。又召至辰前，賜繩愆糾謬銀印，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嘆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以此封進奏，朕不憚改手勅，欲除嚮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袁忠徹以風鑑得幸成祖，

不敢攬權
今遂為定制

上以其言嘗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待之，臣不可。乃罷忠徹官，每朝罷必呼原吉等二三大臣近御，或隨至便殿面議機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原吉等會群臣議革其弊。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歛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為法歛之。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又請于肆市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

民間得鈔少，自然重矣。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毋為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亦暫行禁止，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廣東每引百貫，輸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上然其言，命速行之。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原吉亟迎。太子太子將至，群臣郊迎，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時密諮原吉，或袖小帖付原吉，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徵赦，租為奸臣首。上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

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所見遣將。語臣兵事。輒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原吉。然車駕猝至。出其不意。城中震駭潰散。遂械庶人歸。大被恩賞。賜閹者三掖朝參。原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非勲。而何十月交趾請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兵疲矣。辟如癱伏於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楊士奇、楊榮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命。侍遊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者。非

至尊乎。上回顧原吉。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秋復侍游西苑。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原吉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從巡邊。上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遂命取上供賜原吉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原吉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且賜珊瑚筆格。研明年夏。召郭資代原吉。是冬從閱武郊外。至兔兒山。上怒諸將之不虔也。命褫其衣。原吉上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內。又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于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爲卿釋之。原吉生

皇明車世錄
日。上繪壽星圖為詩賜之。五年春卒。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宜贈伯揚士奇。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原吉。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為掩護。嘗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阻矣。其畫財賦。供餉贍。給而民不驛騷。悃悃無矯。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原吉為柔奸。震為子求官。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郡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初採訪于閩。楊文敏榮猶為諸生。原吉一見器之。贈之詩。有無使祥麟後。馬牛之句。當是時。寒夏齊名。蹇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

參館閣。吁俞可否。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原吉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者。十六年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寶訓十五卷。嘗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汙可浣。何懼焉。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原吉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污。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

劉寬之後
一人

皇明神宗十紀
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終歲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不忍遽也。原吉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太常氏曰：夏忠靖實心任事，而加之練達，遂為一代名臣。蓋惟任事之心實，故事事稽考，而見之益明。惟練習之見審，故事事中窾而任之愈實。其當繁費之時，而應用無缺。總九卿之任，而判決不稽。職此之繇也。至其厚德虛懷，尤為立業之本。世之挾其聰明而談世務者，非不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傲然以為人莫之及。又之不自知其破壞之多矣。若其力止北征，又繫而不回，終俾聖主之悟，非其忠誠之至，何以得之。

顧總憲佐

顧佐字禮卿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人。洪武庚辰進士。除莊浪知縣。在邑廉平。士民頌德。值午節會射。諸將以文士易之。乃連發三中。進止有禮。無不驚服。永樂四年。遷江西按察副使。蒞事勤敏。威望尊嚴。號令嚴肅。奸黠聞風。趨跡。聲名大振。十四年。擢爲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兩京皆奸豪所聚。佐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貴戚爲之斂手。議者比之包孝肅之知開封。洪熙元年。出爲貴州按察使。未行。改通政使。勲貴家不利于佐。相排撼去。上實知佐廉儉。故召之。宣德初。臣僚習尚宴樂。以奢相競。歌妓滿前。御史尤多貪淫。紀綱爲之不振。宣德三年六月。都御史劉觀以貪斥。

上召大學士楊榮楊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
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
革上喜曰顧佐能如此陞右副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
滌積弊佐奏黜其貪淫不律嚴暲等二十餘人謫吏遼東不達政
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又禁用歌妓糾
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下至吏
卒凜然悚側隨陞右都御史四年更有遭笞者摺撫佐謂受皂隸
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上密以問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
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

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爲歸耕實官吏兩便
此京師臣僚大小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知
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
用一好人輒爲奸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
以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上召佐以吏訴狀授
之諭之曰放皂隸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爲之不足爲過小人
不樂檢束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甚恐佐曰上命我
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未上聞喜曰佐得大體矣
數月有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楊榮楊士
奇諭曰此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

司鞫之寔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者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礫清五年嚴暲潛入京造詞脇
人佐又劾暲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暲西市於是佐益正色
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佐且晚小憇外廬立呵藤戶外官僚行道
者輒引避入直內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會陝西
布政周景奸賊無度佐切齒欲除之致之法上累釋之不能伸
其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元年開佐尺籍二年佐考察
去御史邵宗宗九年考滿在吏部上為原宗詰佐佐遂以風疾
乞歸復優禮而去寔用事者忌其嚴正而陰排之疾愈不復起居
家十餘年後居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為臺臣第一云

太常氏曰廉勁之節乃士人立身根本亦士人經世根本自仕途
以通達圓轉為尚而此以拘曲見貶夫通達則取予可無問尺幅
圓轉則進退可無論義命名高厚利兩擇其便何憚不為何怪乎
貪肆之成風躁競之得志也嗚呼勁直之於媿媿潔廉之於冒昧
必非習之所能化者彼眾而此寡安得顧公其人一挽頽波於今
日耶然利欲錮人險忌成習顧公在當時蒙聖主特知賢相共
植猶時時墮危機其在今日几上肉久矣

蘇州郡報其致今日凡土肉又突
 日。單然麻冷。雖人劍。忌。大。皆。願。公。奔。當。其。寒。聖。主。都。映。復。林。共
 必。非。晉。文。訓。論。山。青。如。來。而。並。寒。安。野。願。公。其。人。一。對。深。然。然。全
 食。製。之。大。風。報。致。之。野。志。也。謝。和。極。直。之。公。飲。微。然。然。之。公。其。相
 同。神。價。致。也。可。無。備。集。命。各。高。單。麻。兩。對。其。野。同。野。不。為。同。野。不
 以。願。致。同。神。為。尚。而。北。以。向。曲。貝。列。夫。敵。致。眼。野。于。可。無。野。只。神
 太。常。丹。日。兼。極。之。神。六。士。人。立。良。野。本。派。士。人。登。野。野。本。自。士。金

周文襄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時選庶吉士、
 楊相等二十八人於文淵閣內讀書、以應二十八宿、忱自陳年少、
 願進學、文皇喜其有志、命加一人、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大全、
 諸書、陞員外郎、時北京新建太倉、命忱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熙
 時、遷越府長史、蘇州因國初籍入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與給賜
 功臣、併富豪兼併沒入者、悉以租科稅、故畝科至九斗八升、吳民
 世受其患、洪武間、糧運不遠、耗輕易舉、及建都北平、轉輸煩費、民
 不堪命、流亡日多、逋負日重、一郡逋額至七百九十一萬餘石、松
 常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廷臣交薦忱、乃以為

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忱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民俗，大戶不出，加耗貽累小戶，小戶不支，遂至流亡。逋負，忱乃約正耗爲平米，大小戶一例加耗。糧長私造斗斛，大入小出。忱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先是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齎繳部，往來動經半年，率多科歛盤費。忱奏減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有司差人完繳，甚爲省便。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二，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減。忱因與蘇州知府况鍾奏言：洪武永樂年間，抄沒官田，人力猶

可以勝其所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請令淞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獲減課七十餘萬石，各府秋糧無倉可貯，里胥團收，屢取無藝。糧長收之私家，不卽輸官，謂之團糧，便於侵費，負累無追，屢屢禁革，勢不行也。忱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何禁令之不行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爲便民倉，每歲覈實各戶秋糧夏稅加耗，則例填註繇帖而分給之。每鄉推富而有行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加耗不過十之一。細民竟自送倉，不入里胥視舊所減三之一矣。又於糧長中差上下戶爲押運，以均其遠近勞逸。其於支

今有司更不肯給繇帖，欲愚其民，使不知應輸數也。

撥更爲酌量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減省爲舟楫轉剝之費置立簿籍填入銷出支有存剩積之諸倉號曰餘米米有餘則減耗次年徵十六又次年徵十五仍有餘乃奏立濟農倉忱知江南貧民輸納耕作多有不足輒舉債於富豪其息甚重以此展轉困乏不免逃亡而官賦日虧思有以濟之會壬子秋諸郡歲稔朝命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因謀於蘇松常三府蘇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名其倉曰濟農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濬河渠則直給口糧不責償也每歲插蒔時又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三石亦以秋成隨糧上納若遇凶歲

則再賑之奸頑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皆忱親爲條約俾之遵守是以悉爲實利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舊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石六斗忱與三府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三府皆曰善遂請於朝從之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府次之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賑農米以賑貧而民不知饑民遺官田而逃者居人一沾足則執以償其賦良田皆廢而不耕忱奏立召佃戶俾民得開墾而薄收其賦以

來之。奏絕戶官田。不分古額抄沒。悉照民田例起稅。墾江陷海田。奏除其稅額。而以隣近絕戶田。召人耕種以足之。擇良民謹實者。爲田甲。使顯責督其事。於是田野日闢。流亡來歸。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廣寧倉。中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清廣積倉。支米一尖一平。民則自行僱船裝運。正糧一石。該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復。動失農月。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舟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與軍船交兌。江北衛所漕者。令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南京併他處衛所。竟至蘇松常諸縣交兌者。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

大凡折色與本色其便與否天懸

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襯墊蘆蓆。折米五合。恐兌船在江遭風。又令州縣支糴餘米。蓋倉二十餘。厥於瓜州江畔。遇到糧船。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僱人看守。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七八。所費不貲。先是請以江淮濟二衛馬船。給載。庶省僱值。至是復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厘。一千束止用三兩。若南京則輕資赴彼買納。人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銀。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領常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忱因會議。奏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

此卽條編
徑里之法
也先是吾
邑每有官
府供辦輒
僉一富民
其家必罄
自太嘗請
之當事改
爲一條編
之法其患
遂息太嘗

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疋重三斤每每解驗率因紗麤不堪十退八九忱知之奏稱布重則紗麤紗麤則價賤紗細則布輕其價反高乞不論斤重務在長濶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傳走遞馬匹及鋪陳等件皆領于馬頭凡有死損馬頭輒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忱令每田一畝收米九合隨糧帶納另嚴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又命忱兼理松江分司鹽課先是分司隸兩浙轉運鹽使司至是其民自陳鹽課逋負蓋因官司處置失宜乞令忱兼理上從之初鹽丁附場者煮海辦鹽而遠鄉者助出柴價然煮海者爲總催剋取恒苦乏食而出價者往返病耕兩不堪病忱因言鹽

之功德在
人此其一
也

課四事一華亭上海二縣竈丁計負鹽課六十二萬二千餘引催責不已煎鹽不敷竈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二百口給與負鹽竈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力煎辦庶國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近者名曰鹵丁遠者名曰竈丁惟鹵丁諳練煎鹽然貧窘者多使其食足何患鹽課不完前代嘗有贍鹽官田洪武初雖給耕種俱起科納糧今二縣竈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六餘萬欲將竈丁秋糧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遠運却以所節省耗米於各場收貯養贍貧難鹵丁及僱人補煎逃戶額鹽其遠鄉竈戶所貼柴鹵錢米亦於倉屯收貯明白交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江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

納之際乃生事端百計朘削以致竈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繇今後總催頭目宜點選殷實良善之人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民者逮問革役丁消乏者照名僉補如此則事易集而民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於官則在於私所以連年不足者蓋繇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故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執平民者賞罰不平人懷倖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州嘉定三縣點選行止服衆者爲老人分定地方率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究經過河路罪及容縱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心而克惡漸可絕矣上命速行之忱又奏述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逋負

鹽五十二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有奇切惟煮海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逋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將逋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事下行在戶部覆奏言帶補之法誠爲便利但須十年以上方可完之卽時准擬誠慮頑民恃恩怠惰日就遷延請通將所逋均作六分每年額外帶徵一分六年內逋負可足上從之正統初淮陽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忱奉詔尋賦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歲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炤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炤時值給糧米食用

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是時江南民多健訟。有司不勝其煩。忱奏伏讀洪武年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歷言民間詞訟自願意者聽事。不干已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媒賄賂者。有罰。果有冤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訟繁湧。一則圖賴人命。一則牽連雜事。蓋人命可以聳動官府。驚嚇鄉民。雜事卒難窮治。可以欺詐取財。箝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擺站。納米運磚。又復潛逃變易姓名。起滅詞訟。臣請自除反叛重事外。諭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獄訟得清。事下有司。議以所言甚便。宜將前項榜文申明禁約。從之。先是宣德間大理鄉熊檠。巡撫南直隸用法

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為民害者。悉被籍沒。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之怨。伸忱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忤懾。時有告訐。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忱曰。大人如何不學熊鄉。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忱從容語之曰。熊鄉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朝廷委託不同。溫顏遣之。戶部定以蘇松常三府。正統三年夏秋。稅糧折納布五萬疋。解赴陝西買馬。忱計水路萬里。舟車捆載之費。過於輸納之數。途路險遠。無人防禦。或至失所。乞勅有司。水陸應付船隻車輛。仍令南京差主事一員監送。從之。忱言天下糧儲頗足。兩京軍士。既已添給。在外旗軍。未蒙會計。宜移各處有糧。可給二歲者。如例添給。至四川都布按三司。覈實見糧。可足五年。

不久任如
此與利不
盡除害不
畢

除松藩衛驗口支糧者不添其餘衛所旗軍每月各添二斗從之
五年轉本部左侍郎八年大水為諸郡患忱題奏量留官田一二
萬石賑濟其年各處坻圩岸塍俱被衝塌時水利諸官先已裁革
忱奏取曾經任事官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理諸工畢
日送回吏部不半載事完俱復舊十四年入覲陞戶部尚書尋改
工部仍任前職忱在南圻凡二十二年景泰二年乃致仕兩遭喪
皆起復視事上○任○忱○專○忱○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
言○若○不○出○口○性○尤○警○敏○善○記○謀○慮○深○長○平○生○經○歷○未○嘗○遺○忘○簡○略
勢○分○下○采○眾○論○卑○官○賤○吏○田○夫○野○老○皆○得○以○所○見○自○効○凡○有○計○略
不○憚○折○節○求○之○一○日○去○騶○從○走○入○田○野○與○村○人○相○語○問○民○間○疾○苦

嗟乎今江
南之困極
矣安得公
其人者一
小憇之

聞前時征
派不一終
歲煩擾吏
緣為奸民
不勝困公
總其一歲
應納者曉
然諭之故
民得無事

每○至○輒○令○聚○而○言○之○惟○恐○其○不○盡○也○每○出○會○計○眈○地○豐○歉○事○緩○急
為○張○弛○調○劑○變○通○不○拘○一○轍○蓋○緣○民○情○無○不○周○知○也○屬○郡○有○荒○歉
即○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
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
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宇○橋○梁○河○道○多○所○修
葺○濬○治○以○至○琳○宮○梵○剎○一○切○駿○功○皆○為○沾○給○游○其○地○者○無○虛○日○人
人○得○其○所○欲○亦○取○諸○餘○米○其○間○有○竊○羨○餘○互○相○訐○以○撓○其○法○者○廼
董○君○及○不○便○於○爾○耶○詞○弗○復○理○不○一○年○奸○弊○不○出○於○父○老○流○涕
道○路○請○求○復○故○帖○然○以○寧○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
曹○屬○括○之○官○於○是○徵○需○雜○出○逋○負○自○若○人○益○思○忱○焉○有○奸○民○以○經

其入... 南... 金平...

忱斷理數事嘗忱者忱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耶使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忱有一册曆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云某日午時前晴午時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忱計其失風為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忱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邊事有亟兵部檄造盔甲兵仗各以數百萬計其盛須用水磨明亮忱取餘米依數成造獨計水磨明盔非遲數月不可乃令釜錫以濟急用絲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遣官勅忱上供甚急會忱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忱還治忱不應至京言京

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嘗問一死獄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所至人爭為立生祠後因祀之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常氏曰清高之士諱言財利動輒曰吾安吾貧已爾焉可以塵務經心也不知積貯國脉所關盈虛民命攸繫藉令身為司徒亦將聽其匱乏眡其顛覆死亡而不之恤乎吾以為凡為斯語者亦覆拙匿短之云非正論也夫均是財用也均是出入也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豈有異道乎夫亦盈縮於緩急貴賤之間而為之制耳然非幽隱畢察纖悉不遺何以能之我明推善理財者必首文襄

皇明朝世編
傳稱其警敏善記。凡所經歷未嘗遺忘。又稱其於卑官下吏野老田夫悉得以所見自効。此其盈縮所以不謬也。故在當時不特國用賴之。充民生尤蒙其惠。吾鄉迄今尸祝之不能忘也。視前此言利之臣。但期足國不知病民者。豈不遠哉。獨餘米之說。當時謂大得筭以今言之。必不可行已。

王忠肅翱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考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翱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內閣楊士奇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剛果。孤介。去華就實。植善良。抑奸貪。風采凜然。未幾。巡鹽浙江。祛除土豪。鹽法以理。四年。松番番賊爲患。用兵不效。翱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三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入寇。廣寧清野。困之。

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
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
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
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翱乞
用一人上用翱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
仕翱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翱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
賊懼率所部來降翱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首育巴等感悅
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
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翱陛辭召
至文華殿諭以便宜行事翱至前屯下馬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

威

師失律悉命曳出斬之再三哀請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釋
三軍股栗始知用命至廣寧不逾月翱即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
經濟墉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
翱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
匱謂邊境之民不可盡以法繩之細大悉行收贖雖人命亦以物
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趙甲邂逅身死其妻哭
之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笞訴璟殺一家三口翱判曰甲死
於罪妻女死於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累卒
爲名將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疏乞歸
終喪上特降勅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姪安葬丁卯親率

恩

夷有抵償
法九邊俗
與夷近故
用之

哨探何在
能於城下
收散卒所
全多矣

官軍征勦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捷奏，賜勅獎諭。陞右都御史，已巳。又以殺達賊功，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衆數萬寇廣寧。時鞫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三軍分佈將帥，爲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猝然突至，我軍大潰。鞫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衆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者，鞫勒斬示衆，曰：「敢爲異謀者，斬！」徐俟虜怠，選精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鞫在邊十數年，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人樂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自衆中拔起，皆智勇有統馭才，爲夷所憚。

威望已著
正須推誠

近邊建州毛達及海西諸夷，來則厚加款待，去則嚴加隄防。故老少男婦莫不感鞫之恩，而畏其威。勅還掌院，會有易儲之議，加太子太保，值兩廣擾亂，朝廷更置將命，鞫以總督便宜行事。比至嶺南，亦用收贖法。時鞫威望已著，諸蠻聞鞫來，大懼，鞫略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廣得免騷驛之患。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頻年領兵有勞，久疑其反側，鞫爲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土兵如父子，相視繇是人思効力。田州知府岑紹死于家，奴其已襲知府子鏞，適領兵赴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出，庶子鑑入據府治，以拒鏞，鏞不敢歸。思明知府旣卒，同族黃震、黃道爭襲道父兄，皆死于兵。地方洶洶。

三司莫爲計、或以爲震當襲、翱曰、夷狄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乃奏授鑑知府、管州事、鏞隸、桂州總戎帳下、道授知府、以酬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爲之帖靜、叅將范信有才畧、人厭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聽調、翱不惑群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十餘年、翱初入吏部、佐王直、直致仕、翱始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吏、並稱得人、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群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爲民、至是、翱以爲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於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例、故吏無虧勞之嘆、又以官吏給繇起復、文憑多過匿、乃行覈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

殊書、下緣爲奸、糊塗莫辨、翱易以墨弊、遂絕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而至、翱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英宗皇帝復正大位、翱卽辭太子太保職、累乞致仕、俱不允、時有欲傾陷翱于罪者、賴上素知翱保護得無事、李賢爲石亨逐去、內閣乏人、欲用翱、翱力辭、薦岳正、尋又謫去、裕陵召見翱、問賢何如、人翱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事詳賢傳、賢在內閣、亦左右翱、又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翱面質、可否翱亦以用賢報國爲已任、稱翱先生、屢乞休、不允、翱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曹欽反、夜執李賢于長安門、砍傷其首、血滿面、奔翱臥、所以求、求賊併執翱、翱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

畏服。翱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子少保。上嘗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年老耳。」時公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翱爲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取、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翱薦用。翱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端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緩急，得力以故。翱推轂北人多，至姚夔反之，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翱，功名損。

於禮部時，翱憂勤惕勵，仰思待旦，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令有司起第縣西，有司外多列屋若干，翱悉令拆去之。京師雖有第宅，苟完而已。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門，無私謁權勢，囑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其用人亦未嘗使知之，以要爲己功也。」翱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又持明珠餽之，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翱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食間，臥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翱，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翱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

翽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直可千金第尚有餘翽爲吏部時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白翽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汝設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烈卷火之又翽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翽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恡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翽出駕而宿于朝房旬而還第婿不調李賢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韶贊曰淡然而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敢我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竚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常氏曰忠肅之正直傳之世世乃其內行之修潔尤不可及也綴珠于領裂卷于火官婿于遠豈其釣奇取譽哉直如是而其心斯慰耳夫如是而後振威而威震用愛而愛孚舉事而事立知人而人知蓋其念念皆本來用事無有一毫之蔽隔于其間也上而君相鑒知遠而蠻夷信服有繇然矣時上方注意北人而忠肅首起任政豈天默爲之合耶易于坤二發臣道之極矣六二備有坤德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忠肅有之

于忠肅謙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為杭人謙生而頎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古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如此兒者異日掾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督學僉事督責諸生過峻爭噪而撻之方誑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督乃欲以罪謙謙對曰諫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諫公者而罪不諫公猶可而乃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繇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鬯每奏對宣廟前上必為傾聽而是時顧佐掌臺事其御

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
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廛害。謙按懲之。民所不便。一方若滌
歸復借錦衣官較。按捕官河之匿私。齟者。謙所按覆。於權倖不少
避。扈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旣面縛降。上猝命謙數其罪。謙肆
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悚。稱萬死而已。上大悅。
還京賞鈔幣與大臣等。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稅。兼練
卒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
山西奉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上知遇。夙夜
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者。歲饒則出官錢以糴民粟。歸庚
儉則吐餘粟減值以糴。脫有贏餘。卽以鈔折納官。公私得相贍而

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令各給田。初與之牛種
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執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
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繇官道。俱
責種樹間鑿井。以陰行者。而飲喝者。時議欲移山東新炭及大名
牧馬于河南。謙抗疏止之。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
不能至其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
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方充溢。議修築鴈門軍役。議派
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又
恐復業者憚于徵輸。無復固志。卽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
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其地霜蚤田薄。當輸邊者。多折資金銀。

奸民多竊以逃。謙請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以便分給。尤爲民利。有叅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與儕輩寡合。衆購贓罪汚之。謙知其誣。卽奏白其事。謙於吏術民事無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亟。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無不報。可以足得行其志。它措置多遂。著爲令。甲滿九載。遷右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旣在官久。威名流聞。嘗輕騎自河南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曰不知爲公。死罪幸赦。我謙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薊乾菌。裹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之物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十一年

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謙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復以兵部右侍郎還部。距其初至今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宏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于振。不能大展。亡何爲正統乙巳。虜酋也先旣破掠獨

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卒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謙治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章皇后詔立皇長子。爲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邲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于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

非直有膽
亦見事審
也

曰。捶順與二奄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侯請得。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於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純篤老成。執謙手而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有百王直。何能爲。章皇后聞之。卽進謙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卽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邲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師精銳盡于隨征。武庫兵器十不一存矣。司馬宜亟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葉盛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

辭嚴義正

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之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大同宣府嘗經剽掠請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禦鎮守務使有備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握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埏者以曉軍事聞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宮中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太監金英斥之使出然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

于公一生大主張在此

當時人情視宋猶易定

精銳盡于隨征于公

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事可鑒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金英是謙言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處分衆心稍定固守之議始決先是中官喜寧者胡種也下蠶室得近土木之潰降歸也先因爲之用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道之入寇十月也先挾太上皇破紫荆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都御史孫祥走死遂直窺京師時壩上等處草草運之未盡者謙言遣五城悉焚之石亨議無出兵第宜堅壁以老之陳循亦言宜固守賊乘勝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衆論戰守不一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示之弱是佐彼張也命石亨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謙督其

亦知之顧人心可以忠義振也李忠定亦嘗用是策矣

有定見然成則為忠肅不成則為忠定

後日上皇還亦類

此一勝此亦自審其力未足也

今天下無此恥矣

大義斬然人心自定

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駕在虜營我亦不敢輕發一矢虜人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幣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啓釁耳廷議依違莫決禮部以問謙曰今日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不應則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鏗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震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巨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孫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眾也先連夜遜謙使謀謀上皇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也先大沮眾請

進擊謙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况上皇在虜中不得不慎請出聖旨榜文潛遣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有詔褒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重恥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賙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計謙謂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斃我何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

遣使奉迎萬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返駕。御史顧瞻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備顧問。乞令六部諸大政會內閣議。可否條奏。上下廷議。謙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祖憲。重君命。他不敢從。上是謙言。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廓。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運所經。商舶輻輳。實噤喉之地。虜入寇時。嘗有往據之謀。乃

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焉。久之盜起中原。卒賴之。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燹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左都督楊俊。洪子也。洪死。恃其勇。桀驁不可馴。議奏出。管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入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謙言。俊素跋扈。時謂謙此議足以奪其心。先俊嘗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城皆不守。所留老弱皆歸也。先既而命為叅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永安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安城西門砌塞。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

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讐。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時也先亦不守八城。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又以葉盛爲山西叅政。贊其軍。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精兵繇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太上歸後。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諍。而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三俸。群臣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風。上弗許。時已巳城下之役。石

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又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于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興安太醫院董宿。眠之云。治疾必須竹瀝。上爲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直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卒以

號令明功
罪當人情
自厲

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恒。及至調發。兵將苦不相識。難濟事。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一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將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當是時。不獨三邊有警。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獐狴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籌。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毋敢飾虛詞以抵者。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大

帥而進。止賞罰一絲。謙相顧頰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自快。謙每事裁之。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並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疏乞復皇儲。未報。石亨謀與吉祥等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所司以金牌符冊具存。寔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鉅鑽鍛煉。文不勝憤。辯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辯何益。旣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徐埏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僂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

家自上賜外無長物。先是景泰間，用人多謀，訪於謙，時缺祭酒，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謙內姻，託為之請。至於再四，謙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上一日退朝，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啣謙以至於此。謙死之日，陰靈翳天，行路嗟嘆。章皇后憐謙忠於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面諭上，何不留謙？」上深悔悟，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兒者，以一觴酌其地而慟，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酌，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為尚書，不一載而敗，藉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一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之時，恭順侯吳埏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為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獄瘦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茂陵雖遭廢阨，念謙勳績，事起倉卒，不遑申揀，每一念謙為之嘆息。故即位之初，有上疏白謙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

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祠于其墓曰旌忠冕改文資累遷應天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以都督僉事填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雋然少裁割獨其于奏疏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余觀於晉人執鄭伯于銅鞮與廝養卒之歸趙王也而知宋人之失策我茂陵之所以得歸與忠肅之歸茂陵也夫敵之制我嘗視我之輕重我而示之以重則彼必以重制我我而示之以輕則我反得以輕制敵此必至之情一定之勢也徽欽之北狩宋人今日曰迎二帝明日曰請和是明示之以重也彼安得

不挾以要我晉人執鄭伯申叔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將爲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旣而髡頑立欒武子曰鄭有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因伐鄭而歸其君趙王爲燕軍所獲使者十餘輩往輒死廝養卒反其道而用之謂燕將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燕將然之竟御趙王以歸此非以輕制敵之明驗乎藉令也先之擁茂陵而南遽與之議迎則彼必邀我以所難從增幣割地何所不至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必仍擁而北聽其去則示重之形已見求其必從則要挾之勢何厭二帝之不南卽在今日矣故分羹之說雖非人子所忍言當時所以全太上皇者外此無策也方諸兒欲甘心忠肅茂陵猶豫曰于謙實有功

則聖心曉然知國有君之說。甚于信使之日至。甲詞之懇請矣。何者。宋襄公見執于楚。謂日夷歸國。曰國固子之國也。宋公豈獨爲社稷計。又豈爲日夷計哉。卒以此得歸。乃所以自爲計也。豈以茂陵之明聖。而不及此哉。則邠王之立。謂茂陵不言之意可也。說者謂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豈惟失謀國之要機。不亦大昧。聖王之明鑒乎。南宮之錮于日夷之義。不無稍失。第未知遽爾遜位。則元仁之儲。能必之否。二者忠肅必有一負矣。東宮之易。說者以留侯不能得之。高帝爲解。此亦未然。余聞之。莫道望言忠肅止。易儲之謀。用心甚苦。踪跡甚秘。確乎有據。後不傳也。忠肅一腔熱血。不知洒于何地之語。信以此兩者耳。總之。非人臣之力所能及。

歸其命於天可也。

王忠毅驥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爲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旣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群臣奉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顯封駁論建驥常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逋課二十餘萬緡西人德之又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以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其從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尹順天府事治遷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

秘之妙用
蓋奉命為
之不若大
將自為之
為震動也

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
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
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于是驥輟部
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黷而怯都
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
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修敬軍中以殉
驥故秘之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
至翊日大會諸將方就坐佯問曰往年出兵遇虜于漁兒海子首
先退縮者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
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姑責狀以報且誓于眾曰自今遇敵

定信地乃
有專責勢
敵不相下
之嘆息矣

今人但務
增兵不務
選兵謬矣

有不前者罪如敬于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遂大閱士伍定更番
減輪輓飽士調馬養銳待虜又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
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
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三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
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
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大振
既而虜酋把香入莊浪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
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又閱甘涼軍冗曰兵貴精強乃退
其三之一還衛八月驥還京上親慰勞之未幾虜聞驥還復入
寇上尋詔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為監督討

勝虜必須
出塞蓋與
虜入而禦
之情形大
反矣
貴何始怯
而今勇直
以紀律耳

阿台朶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
蔣貴使為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
能成功毋相見也再遣偏將軍趙安繼之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
分兵為殿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于石
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驥曰虜未大衄不畏我不退去
使我憊于奔命非計也遣謀知虜巢所在復遣貴以精騎二千五
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較
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數計朶兒只
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喝死而任禮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
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為鄉導窮追五百

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
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化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
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
久之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雲南
總兵沐晟與弟沐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死大學士楊士奇等
議遠夷不足較但為耕守計而已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
羽格有苗事請使使諭撫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為天下
全盛而示弱于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
絀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
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

黃金兜牟細鎧繡蟒緋衣朱方矢以壯其行時大暑衆請且按兵
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遂馳傳至雲南而貴
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垓州欲據景東
諸處卽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筭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驥乃
奏上方畧請遣叅將冉保等繇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
而大軍繇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
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
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
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副總兵劉聚
叅將宮聚兵至會大風因風焚其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曼

刁招漢父子擄刁門項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繇夾象石渡卜
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
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
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于沙木籠山連環爲七營以相掄驥貴
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
殺靠者軍心等乘勝追曼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
陣于泥溝箐復敗其象陣于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
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達長官司破烏木弄
曼邦等寨斬首二千餘級驥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
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二子走孟養以大

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併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儂郎與沈正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釋構。講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特封驥推誠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進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

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摧鋒陷陣。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守之。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卒不遣。以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率兵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于蠻江。游觀我兵容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進。緬人擁衆大至。密令

貴率兵屯江西而下焚其舟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縱兵搗思機
發寨首惡仍遁獲其妻子家屬及賊從百餘戰象十一革麓川宣
慰司設隴川宣慰司于隴把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五百石驥
三百石其白金紗帛如初而冉保毛福壽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
師老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
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謹烽堠練士卒授邊將以
破賊方畧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竄走孟養孟養與相比
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偕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
沙江賊立柵西峰拒我驥潛渡破之斬獲萬計賊又以鬼哭山巔
立柵驥與偏將親矢石往拔之然竟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

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帥師南矣而稍稍損于前一衛訓導詹英
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于其屬使
責重報鹵蠻豎輒閣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
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
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胸不敢攻攻而失指揮等侯賊解散
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上
爲之下兵部法司議請遣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勘報
上不許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勒聚還而
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山苗獲其稱剗平王苗蟲富者檻送京師
修之然苗勢愈盛驥不能定奏言久在南方身染瘴癘乞還朝廷

乃以梁瑄代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群臣廷劾，王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行，在兵部右侍郎柴車言虜情，譎詐叛服靡常，脫脫帖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迨今三十年，又復來歸，安知異日不叛？况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江西衛所，下兵部驥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正等分住真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田廬，俾耕牧自便，尋改南京兵部總督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嫻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耳目爲之一新。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員斜直之勢。今日所較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

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幟，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相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繇五十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三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游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又以五人如前法分佈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于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繇伍而隊，繇隊而營，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各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

而功不成哉。而大司馬謙弗善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已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闈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妓女。供帳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一太上皇于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瑋。至今不絕。一孫添尚公主。拜駙馬都尉。驥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詞極懇切。孜孜不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癯。丰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懼然。天順四年。疾亟。家人惶懼。驥曰。古人

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龔吉敘間。濶神氣如常。客甫出門。就席而逝。

太常氏曰。靖遠之於兵。真有獨長哉。衛霍出塞。雖倖而成功。然士馬物故。海內虛耗。因而桑孔之徒。遂以利進。靖遠出塞。功故不減。而所用卽隴頭之兵。所費卽隴頭之餉。未聞以軍興故。耗司農一緡也。人特以其通中人爲病。然予考其勲績之著。莫如隴右功名之損。則在麓川。惟麓川之役。乃借力中人。則其得失較然矣。

